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氏南唐書卷十七至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南唐書卷七

宋 馬令 撰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虚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辨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為尚

書九卿出為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葢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貫其

聲聞齊丘叅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為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為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罷齊丘以為己副景遷猶摠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為門下侍郎叅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

王命江文蔚為碑以表其墓以其蚤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逷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父子四人迭輔吳政政在李氏也）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為太弟景遂

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糸擿政事時有獻替間
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為
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
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
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
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
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
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

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謚文成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龎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為太弟以景達為

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為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絶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讚善張易從容

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為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為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景逷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南唐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僭景逷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逷為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逷尚幼元恭皇后鞠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逷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事贛縣令卒成喪之

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遏立奏黙之書記孫峴每能諫其過失景遏為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𦤎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為太弟以𦤎為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𦤎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𦤎會將吏

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為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郤足

則部下揺矣巽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

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為援以救常州克宏

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巽奏克宏可用

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吴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

至是巽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

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泣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

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張洎巽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

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
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
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異之門
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為人也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
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侯時有木平和尚者言
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
知者壽數爾木平為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

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廹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悦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

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為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為詩序以送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凄凄之句君臣賡賦可為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為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

江國公後事亡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為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

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强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儀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

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

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

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為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謚太子奭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為不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七

南唐書卷八

宋　馬令　撰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温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由是

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温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凛然可畏目為徐瞋會唐末大亂販鹽為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淝勁兵數萬號其軍為黒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温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為謀若它日召子

非温使者愼無應命渥涕泣謝温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温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温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温與

張顥典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弒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初溫顥之謀弒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衞從然後入顥問諸

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
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
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
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
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
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
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
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

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亦憂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温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已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覺可求有附温意將殺之可求詣温謀

先殺顥陰使鍾大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大章諾之而温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大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顥及紀祥等歸以弒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温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温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説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遇

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温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

舊人人自疑温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

年温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

濤敗被執温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

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

陵温戰于無錫筠感温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

年封温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

池黃六州為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温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温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温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説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説客降之何以威敵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温温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

劉信欲背吳顧為惡黍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温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温慙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温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右統軍託以内備遂奪其地温客尤見信者唯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温亦自喜為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温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

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
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温又請溥即皇帝位
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謚曰武烈祖受禪
謚武皇帝廟號義祖
知訓温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
怙温權勢多為不法温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
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
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叅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

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知訓愈陵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人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

妻出拜知訓荅拜瑾以笏擊踣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為國去賊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悖多見烈祖書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寖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内為諸弟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

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為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

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

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偽

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將入朝

廷望諫止不從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

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

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為之

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為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

獨李建勲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絶顧望移鎮江西卒於任

知誨温第三子也温卒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為多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

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緣舟有婦人漸逼視之乃呂氏也
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履
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
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
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
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
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氏
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遷景遊出

入宫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王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知誨温第四子也與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誨最為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醖藉温留知誨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己而以知誨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知誨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魏王徐知證温第五子也在吳歴刺史節度使烈祖受

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及元宗之
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過之親捧觴為壽
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梁王徐知諤温第六子也起家為太子中舍累遷刺史
節度使知詢敗以知諤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
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
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
雄鷄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為枕朱冠紺毛金喙星

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秫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謌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祟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别録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叅大政為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八

南唐書卷九

宋　馬令　撰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笑自

若軍猛將皆䐈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强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强我弱也葢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

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
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
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
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
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
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
越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
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

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

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樸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瀝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

盧州節度使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鍠為給使吳攻宣州鍠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為主鍠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鍠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

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叅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内夫人迎於道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六官之職因事以書其僭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幄為具每有大議遣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

別傳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為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為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為本大喜曰亦知此為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為

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為海州副史判入北方以為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為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大弩射中右耳自

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與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與仗劍倚栅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栅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無傷與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為使相卒年七十四凡綰為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為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

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馬仁裕監斬壯

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為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

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為

虔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

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為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

敵安捧匜罷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

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匜器於地取弓射之

一發而殪徐內弓弢中復捧罷如初顔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羆度當至富貴因加奬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寛厚為理事烈祖為神武統軍代李章為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隷虔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為左衛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

郡中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
綜簿書時有蠻蜑草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
如是至老不衰出為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髙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
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重厚寡言烈祖竒之常
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
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懦也審思曰
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

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舊史亡

南唐書卷九

南唐書卷十

宋　馬令　撰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為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勲字致堯南平王徳誠之子初徳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温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徳誠猶不

自安乃遣建勲入謁温温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勲起家為金陵廵官徐温卒知詢代鎮而建勲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勲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宫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勲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勲年齒未衰

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
為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
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為詩以見
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勲博覽經
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
有緼藉而卒不得行其為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
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
以布素壙野深瘞任民耕避不須封樹曁甲戌之役公

卿塋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勲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為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為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為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叅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隷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

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宫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召爲户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内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户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

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内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己為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喑嗚大咤以故不為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丘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

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為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罷宣政院續亦

出為池州刺史頃之復為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為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為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别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

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纊疾病不亂與賔客談
論如平常後主使内夫人問之纊遺託國事言不及私
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伉慨翌日卒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為光州司法叅軍郡有大獄羣吏
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閩仕
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
州搆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
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

士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為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為吏部尚書而用其倖臣楊思恭為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嶶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為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効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員外郎

嗚嘑續薦劉吳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

直之効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為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户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俄判

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恐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台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為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為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為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

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為晚既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字藴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為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為糧料使拜吉州刺史貪狠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

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
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
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
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為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
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為行軍司馬與周宗
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
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
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

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為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昪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為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

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吏鄰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吏鄰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吏鄰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輿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閲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

温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讐人為所天及覩舊治迺慼憤卒嚮也不能即死以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南唐書卷十

南唐書卷十一

宋 馬令 撰

列傳第六

刁彦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彦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隷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越彦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彦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

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紿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横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刼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行酒以手掐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

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紿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叙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為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

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彦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為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靦顔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

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
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
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
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
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為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
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為九江巡官輒問
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
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咋曰下官飲量綦局令公素

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寛厚類如此連歴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為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

馬仁裕字徳寛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為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

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
幹署為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
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
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
主出為楚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
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為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
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為親信周宗後富而仁
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

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晝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幼為吳將李簡厮養簡性殘忍左右過僁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

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
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閲諸
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禄壽無及公者時敬洙侍側指
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
及長用為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簡卒烈祖
以為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應援
使初至以為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
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

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為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苦吏之奇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賔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為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郛外居人入城為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為戰場曰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

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
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
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賔客博奕以聲酒為
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為非才故久不遷
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為撫州刺史
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
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胄朽蠹入白樞密副

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罷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名之克宏曰吾刻日破敵爾來名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遂斬以狥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

果仁為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
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為宣
州廵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頂
年田頵李遇繼叛後為宣州者無復為兵備克宏大笑
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即繕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
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為濠州刺
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為

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頼輩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驕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為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彦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為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于君命雖為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

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為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尅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蕚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

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欵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尅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尅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歛於楚鎬不能鎮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

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

南唐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十二

宋　馬令　撰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

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尅攻武州又不尅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

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於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别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為訣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歳唐兵屯涿州歳時

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為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絶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虵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其先出于土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龍武節度
使務為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
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
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從鎮横海久之罷為右衛
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
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為刺史又以
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
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

金全來果西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茍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

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鴆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

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而還為晉兵所躡大敗我師於馬黄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於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沭陽諸將鋭於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

許曰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為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於鎮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為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紿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為内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

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為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為天威統軍彥儔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為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為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為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

斬馘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
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藁舉火
焚橋遡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
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
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
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楊州叛朝廷討平
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
原承梟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

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為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於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勲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鴆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

醫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鴆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於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為喬死張本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趫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為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為將使領兵

招懷散亡文𡽪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斁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衂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絶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健卒因市酒為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徇濠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二